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七 八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主事衘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李克文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史論六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　晉陳壽　本卷同

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寛内

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呂布張邈臧洪

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

强烈志不立惜哉

諸夏侯曹

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効勞與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縉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兹以論焉能免之乎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顒鮑勛司馬芝

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温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鍾繇華歆王朗

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

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

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誚之聲每過其實矣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德龐淯閻温

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

也龎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龎淯不憚伏劒而誠感鄰國閻温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王粲衛覬劉廙劉劭傳

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嘏用才達顯云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内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温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

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王凌毋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王凌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兹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耶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方術

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絶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録云爾

蜀先主

先主之弘毅寛厚知人待士葢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

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諸葛亮

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

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葢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劉封彭羕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已也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蔣琬費禕姜維

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

之宜居静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忠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况于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吴主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竒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説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

此也

劉繇太史慈士燮

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虞翻陸績張温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

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張紘嚴畯程秉闞澤薛綜

張紘文理意正爲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闞生一時儒林也至畯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

薛綜學識規納爲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賀齊全琮呂岱周魴鍾離牧

山越好爲畔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内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毁名云

吳範劉惇趙達

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後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七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史論七

漢光武 宋范蔚宗 本卷同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歳縣界有嘉禾

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厯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簒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

以乘時龍而御天哉

明帝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章帝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

切事從寛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保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頼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順帝

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

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傚僻之多與

靈帝

秦本紀說趙高譎二世指鹿爲馬而趙忠張讓亦紿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爲靈也優哉

皇后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賔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王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

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幷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九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毁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

人宫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臣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宫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已下漸用色

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豐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絏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

所嘆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

郭后

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故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床笫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嬿私雖惠心姸狀愈獻醜焉愛升則

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隆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沈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遜廵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祭祀志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獺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獺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

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爲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爲祭祀志

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今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甞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

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繇好仙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惟封爲改代故曰岱

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夫旣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世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劉玄

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撝及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惟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

王昌劉永張步李憲彭寵盧芳

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

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寛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葢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强歲月之間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惲漢祖發其英靈者也

隗囂

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

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若買讙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公孫述

昔趙它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爲

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喜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懟魏侯也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齊王演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益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爲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

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岑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爲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來歙

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鄧禹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粮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貳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闚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爲乎

鄧訓鄧隲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横盈極自取灾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疎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隲悝兄弟逶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吳漢

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强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

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懐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也

耿弇

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矣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克抜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懐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形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耿恭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于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戸追誦龍蛇之章以爲嘆息

二十八將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勛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

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勛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

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挍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寛科完其封禄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之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

於南宫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竇融

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甞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竇憲

衛青霍去病資强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耶竇憲率羗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帷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

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馬援

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

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馮衍

夫貴者負埶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

鮑永

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曹褒

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

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宣之逺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絶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𦘕異調中都殊絶况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動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䕫襄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

焉禮云禮云曷其然哉

丁鴻

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潔情而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

立言非茍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班固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叙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

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睫也

王充王符仲長統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

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乖𣪊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權變山川之奥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沈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藏黄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寛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

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踈楚厚下以尾大陵弱歛戚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剌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惟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

淨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爲敝矣如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崔駰

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駰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

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贄結好由此知名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實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晁錯之徒不能過也

黄憲

黄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臧洪

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圖指外敵之衡以紓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也

馬融

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

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蔡邕

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

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倅全人哉及觧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道旣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懐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典刑

荀爽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幷謝病不詣
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
黄髪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
竊傷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
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
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
楊黄之禍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
固逶迤也

陳實

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李固

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已而已哉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則騫義專爲物則害智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爲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絶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

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陳蕃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已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

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

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爲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冐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李膺范滂

李膺振拔汙險之中緼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埶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歎其義壯矣哉孔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孔融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

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所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荀彧

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爲己任期

紓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邅非雄力無以濟其弱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事也

董卓

董卓初以虓闞爲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彞倫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兹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甚矣

儒林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横塾者蓋布之于邦域

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紛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説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綉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葢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

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盻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豈非學之

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南蠻西南夷

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邉逺葢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没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畔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脚之倫獸居鳥語之類

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賨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軨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于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兇勇校筭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

南之徼尤為劣焉故閟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西羌

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内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以烏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

聚揭木為兵負柴爲械轂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隍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凉之士特衝残斃壯悍則委身于兵埸女婦則繳纆而爲虜發冢露胔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

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隲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揺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王侯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粮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满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

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飈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没氷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其能穿竄草石自脫于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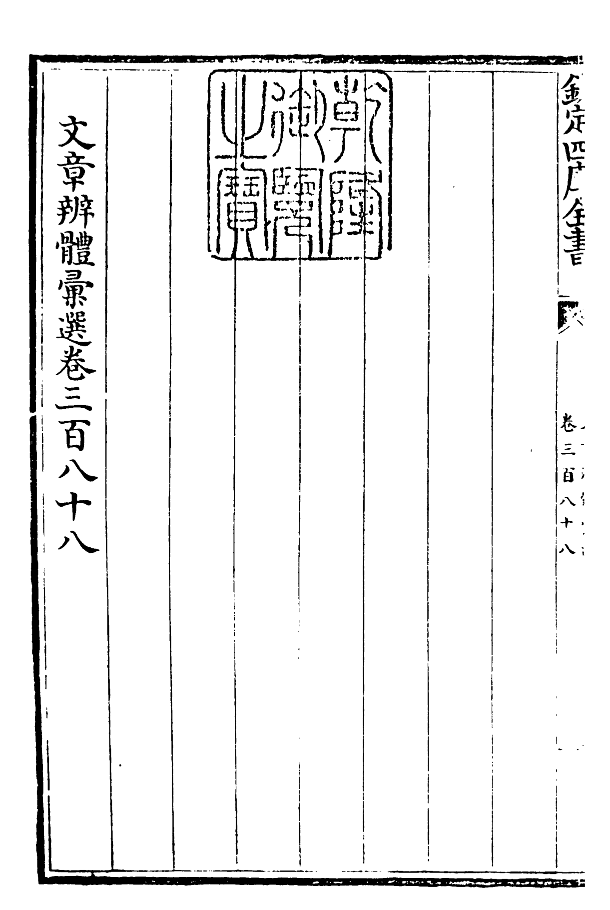
腹也惜哉冦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狛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覊縻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内地當煎作冦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埀泣於象箸辛有浩歎于伊川也

西域

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籝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欵于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四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者四萬

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嶺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灾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絶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

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髙中

謄録監生臣李克文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史論八

王惠謝弘微王球 梁沈約 本卷同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如答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羊欣張敷王微

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内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袁淑笑謔之間而王微弔詞連牘斯盖好名之士欲以身為珪璋皦皦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謝靈運

民禀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謡紛

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絶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

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連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

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顔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吕各適物宜欲使宫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

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律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曽無先覺潘陸謝顔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袁淑

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蕣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天遽曽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没嬰心徒以靈化

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恡寸陰而敗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詰投軀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顔延之

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事既無同濟為子為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罪陵讐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

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詰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況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愜夫豈或免

蕭思話劉延孫

延孫接欵蕃日固出願衣矣風飈局力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

被雖宿恩內積而安私外簡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疎疎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為一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疏矣然乎然乎

啟孝祖劉勔

吳漢平蜀城內流血沾踝而其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為戮上國劉勔克壽春士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不扶老携幼歌唱而出重圍美矣

隱逸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髙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蓧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為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濵皦皦然顯出俗之志

乎遯世避言即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蓧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蓧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既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雞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為隱之迹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説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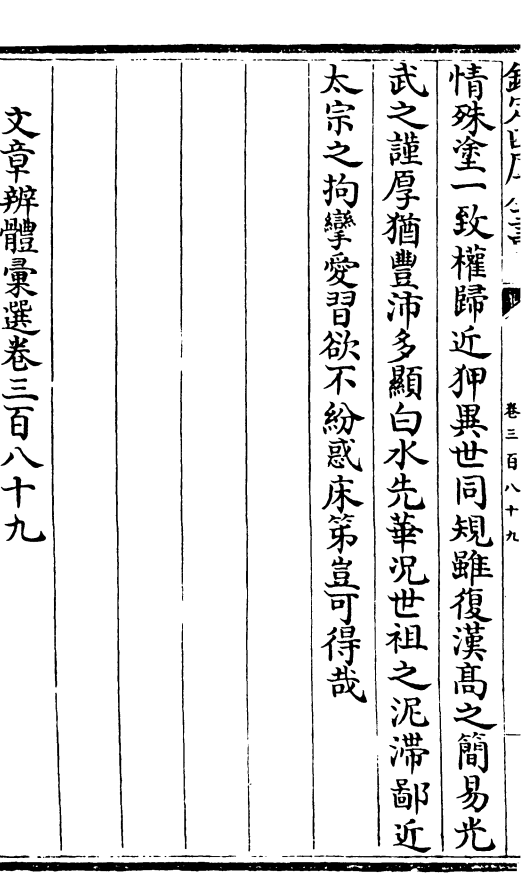
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為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為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為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葢逸而非隱云

夫獨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推志屈道借譽期通

若夫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達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恩倖

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



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
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況世祖之泥滯鄙近
太宗之拘攣愛習欲不紛惑床笫豈可得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九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九十

明 賀復徵 編

史論九

唐高祖 宋歐陽脩 本卷同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爲世尤長

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黄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寖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絶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

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與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與

太宗

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

美㢘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高宗

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

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絶其爲惡豈一襃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愛袵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睿宗玄宗

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嗚呼女子

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於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絶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已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禮樂

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祕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賔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黄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賔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

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㑹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
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髙宗世貞觀顯慶
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
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
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以
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删去禮記舊文
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刋
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

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右拾遺李鋭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歴年未就而鋭卒蕭嵩代鋭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歴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録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録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

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彦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

食貨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

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茍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

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禄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

于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兵志 附方鎮表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强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

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為後世戒云

方鎮表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内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之何慮於其始也深而易於其後也忽如此之異哉豈其弊有漸馴而致之勢有不得已而

然哉方鎮之患始也各專其地以自世既則迫于利害之謀故其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則起而弱王室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雖常倚鎮兵而其亡也亦終以此可不戒哉作方鎮表

藝文

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

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説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與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葢五六也可不惜哉

梁太祖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㫖以爲梁負大惡當加誅絶而反進之是奬簒也非春秋之志

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絶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奬簒乎曰惟不絶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簒也書其簒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

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絶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没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唐明宗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寛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内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宫中

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通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

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敝矣

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晉出帝

嗚呼予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凡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而不得為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

出帝為高祖子則得立為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絶之以欺天下為真高祖子也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絶其所生以為欺也故予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絶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周世宗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

唐戕克寧而殺存乂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絶矣太妃甍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為皇后則夫婦之倫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壊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異俗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内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

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

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梁家人傳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於

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娱至於洞胸流腸封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茍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

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疎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唐家人傳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

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别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别所以别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别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晉家人傳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

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絶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絶其天性與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絶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絶此

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

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絶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絶之葢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絶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漢家人傳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温之所為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不必立也然庭美温區區為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録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

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欵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欵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梁唐晉漢周臣列傳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葢僅有之耳予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於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

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唐臣烏震傳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禄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禄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已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

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唐臣張憲傳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庭美楊温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

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立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絶存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説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為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也

晉臣桑維翰景延廣傳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

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葢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周臣傳

嗚呼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内脩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滅其才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

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于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

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恠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

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禄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

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録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唐六臣傳二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録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

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

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

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傫傫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

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髪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

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宦者傳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説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與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

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葢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

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
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
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
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
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
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
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漬而勢使之然也
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

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趙犨傳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犨自以先見之明深結

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禄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舉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郭延魯傳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

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盜自
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
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皇甫遇傳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
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簒唐用翔之謀為多猶子
佐其父而弒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
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

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也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王進傳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

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托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横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旌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

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葢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葢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敵亦未必不亡然

開敵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彦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臠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擣裂踏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盖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

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
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
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與孔子以謂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虚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説一
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
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為虢州司戶叅軍
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㓜李氏携其子負其遺
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

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職方考一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葢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

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

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强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為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北十州為楚自浙東

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為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職方考二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録於地里之書以謂方鎮兵戎

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没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虚名升建為州府之重地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隷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録而録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十國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髠盜販衮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彊富者先亡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剥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蜑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絶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熄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前蜀王建世家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

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黿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與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

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葢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

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見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汙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于

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吳越世家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

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托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葢其興也非有功德積漸之勤而黥髡盜販倔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